

釋

文

紀

一六

欽定四庫全書

釋文紀卷二十

明 梅鼎祚 輯

梁

一

武帝

姓蕭氏，諱衍，字叔達，蘭陵人。仕齊，築立布衣蔬食，崇尚佛教。

光宅寺金像詔

梁祖天監初，於本宅立光宅寺，造大八金像，臨鑄疑銅不足，忽有使

者，鋗銅十五車至，云奉勅送。寺便即鎔寫一治，即成冠絕，通國乃長二丈二尺，以狀奏聞，下勅

遂具疏列于足下

銅初不送何緣乃尔豈不以真相應感獨表神奇乎可

鐫著花趺以為靈誌

集神州塔寺
三寶感通錄

牙像詔

大同四年
七月

天慈普覆義無不攝方便利物豈有方所上虞縣民李
眉之掘地得一牙像方減二寸兩邊雙合俱成獸形其
內一邊佛像一十二軀一邊一十五軀刻畫明淨巧迹
妙絕將神靈所成非人功也中有真形舍利六焉東州
昔經奏上未以為意而眉之銜慾縲紲東治真形舍利

降在中署光明顯發示希有相大悲救苦良有以乎宜
承佛力弘茲寬大凡天下罪無輕重在今年月十六日昧
爽已前皆赦除之即日散出奉迎法身還臺供養

出古育王塔下佛舍利詔

大同四年八月月犯五
車老人星見改造長干

寺阿育王塔出佛舍利髮爪阿育鐵輪王也王
闍浮一天下一日夜後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

其一焉來興幸長干寺
設無礙法喜食詔曰

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萬物不得齊其蠢生二儀不得恒
其覆載故勞逸異年歡慘殊日去歲失稔斗粟貴騰民

有困窮遂臻斯濫原情察咎或有可矜下車問罪聞諸
往誥責歸元首寔在朕躬若皆以法繩則自新無路書
不云乎與赦不辜寧失不經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今
真形舍利復現於世逢希有之事起難遭之想今出阿
育王寺設無礙會耆年童齒莫不欣悅如積饑得食如
久別見親幽顯歸心遠近馳仰士女霞布冠蓋雲集因
時布德允叶人靈凡天下罪無輕重皆赦除之並廣弘
明集

有感通錄作在
遂作運馳作顥

手勅江革

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授豫章王長史隨鎮彭城為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元

延明厚加接待革稱患脚不拜又令作丈八寺碑并祭彭祖文誓不執筆及放還為臨川王長史時高祖盛於佛教未知革積信因果乃賜革覺意詩又手勅革啟受菩薩戒

世間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邪

得南史

勅光祿大夫江清

清子幼有孝性年十三父患眼病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

水必差及覺莫解草堂寺智者法師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渡彼岸清啟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為寺乞賜嘉名勅答及就創造池故井井水清冽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遂差時人謂

感之孝

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晉世顏含遂見冥中送藥近見智者知卿第二息感夢云慧眼水慧眼則是五眼之一號若欲造寺可以慧眼為名並梁書

勅答僧正南澗寺沙門慧超

超姓廉氏趙郡陽平人天監七年齊隆寺

法鏡姐歿惠超啟
釋法寵鎮之勅曰

法寵法師造次舉動不逾律儀不俠性欲不事形勢慈仁愷悌雅有君子之風匡政寺廟信得其人矣

續高僧傳

寬禁誌公詔

初齊時禁誌公出入武帝即位下詔自是多出入禁內

寶誌見後

誌公迹拘塵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燁澑蛇虎不能侵
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淪則遁仙高者豈得
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狹一至於此自今行來
隨意出入勿得復禁

高僧傳

立神明成佛義記

并沈績序注 繢吳興人建安王外兵叅軍

夫神道冥默宣尼固已絕言心數理妙柱史又所未說
非聖智不周近情難用語遠故也是以先代玄儒談遺
宿業後世通辯亦滯來身非夫天下之極慮何得而

詳焉故惑者聞識神不斷而全謂之常聞心念不常而全謂之斷云斷則迷其性常云常則惑其用斷因用疑本謂在本可滅因本疑用謂在用弗移莫能精求互起偏執乃使天然覺性自沒浮談聖王稟以玄符御茲大寶覺先天垂則觀民設化將恐支離詭辯構義橫流徵敘繁絲伊誰能振釋教遺文其將喪矣是以著斯雅論以弘至典績早念身空棲心內教每餐法音用忘寢疾而闇情難曉觸理多疑至於佛性大義頓迷心路既天

誥還流預同撫覩萬夜獲開千昏永曙分除之疑朗然俱澈竊惟事與理亨無物不識用隨道合奚心不辨故行雲徘徊猶感美音之和游魚躊躇尚實清絲之韻況以入神之妙發自天衷此臣所以舞之蹈之而不能自己者也敢以膚受謹為注釋豈伊錐管用窮天奧庶幾固惑所以釋焉

夫涉行本乎立信

臣績曰夫愚心闇識必發大明明不歛起起必由行行不自修修必由信

信者憑師仗理無違之心也故五根以一信為本四信以不違為宗宗信既立萬善自行行善造果謂之行也

信立由乎正解

臣績曰夫邪正不辨將何取信故立信之本資乎正解

解正則外

邪莫擾

臣績曰信一心者則萬邪滅矣是知內懷正見則外邪莫動也

信立則內識無

疑

臣績曰識者心也故誠實論云心意一而異名心既信矣將何疑乎

然信解所依其

宗有在

臣績曰依者憑也夫安心有本則枝行自從有本之旨顯乎下句也

何者源神明

以不斷為精精神必歸妙果

臣績曰神而有盡寧謂神乎故經云吾見死者形壞

體化而神不滅隨行善惡禍福自追此即不滅斷之義也若化同草木則豈曰精乎以其不斷故終歸妙極憑

心此地則觸理皆明于衆理妙果體極常住精神不行不成信解之宗此之謂也

妙果體極常住精神不

免無常

臣績曰妙果明理已足所以體唯極常精神涉行未滿故知不免遷變

無常者前

滅後生剎那不住者也

臣續曰剎那是天竺國音迅速之極名也生而即滅寧有住乎

故淨名歎曰比丘即時生老滅矣

若心用心於攀緣前識必異後者斯

則與境俱往誰成佛乎

臣續曰夫心隨境動是其外用後雖續前終非實論故知神識

之性湛然不移故終歸於妙果矣

經云心為正因終成佛果

臣續曰略語佛因真

義有二一曰緣因二曰正因緣者萬善是也正者神識是也萬善有助發之功效曰緣因神識是其正本故曰正因經既云終成佛果斯驗不斷明矣

又言若無明轉則變成明案此經

意理如可求何者夫心為用本本一而用殊殊用自有

興廢一本之性不移

臣續曰陶沐塵穢本識則明明闇相易謂之變也若前去後來非變

之一本者即無明神明也

臣績曰神明本暗即故以無明為因尋無明之

稱非太虛之目土石無情豈無明之謂

臣績曰夫別了善惡匪心不知

明審是非匪情莫識太虛無情故不明愚智土石無心寧辨解惑故知解惑存乎有心愚智在乎有識既謂無

明則義在心矣故知識慮應明體不免惑惑慮不知故曰無明

臣績曰明為本性所以應明識辨外塵故內不免惑惑而不了乃謂無明因斯致稱豈旨空也哉而無

明體上有生有滅生滅是其異用無明心義不改

臣績曰既

有其體便有其用語用非體論體非用用有興廢體無生滅者也

將恐見其用異便謂

心隨境滅臣績曰惑者迷其體用故不能精何者夫體之與用不離不即離體無用故云不離用義

非體故云不即見其不離而迷其
不即迷其不即便謂心隨境滅

故繼無明名下加以

臣

住地之目此顯無明即是神明神明性不遷也

臣績曰無明係

以住地蓋是斥其迷體

而抱惑之徒未曾諭也

何以知然如前心作無間重惡

後識起非想妙善善惡之理大懸而前後相去甚迥斯

用果無一本安得如此相續

臣績曰不有一本則用無

一故舉大善

斤相續之迷

所依而惑者見其類續為

是知前惡自滅惑識不移後善雖生暗心

莫改

臣績曰未嘗以善

惡生滅虧其本也故經言若與煩惱諸結俱者名

為無明若與一切善法俱者名之為明豈非心識性一

隨緣異乎

臣績曰若善惡互起豈謂俱乎而恒對其故言而常迷其旨故舉此要文以曉羣惑

知生滅遷變酬於往因善惡交謝生乎現境

臣績曰生滅由於本業非現境使之然善惡生於今境非本業令其爾也

而心為其本未曾異矣

臣績曰雖復用由不同

其體莫異以其用本不斷故成佛之理皎然隨境遷

謝故生死可盡明矣

臣績曰成佛皎然狀其本也生死可盡由其用也若用而無本則滅

而不成若本而無用則成無所滅矣

弘明集

淨業賦序

少愛山水有懷丘壑身羈俗羅不獲遂志舛獨往之行

平任縱之心因爾登庸以從王事屬時多故世路屯蹇
有事戎旅略無寧歲上政昏虐下豎姦亂君子道消小
人道長御刀應勅梅蟲兒茹法珍俞靈韻豐勇之如是
等多輩誌公所謂亂戴頭者也誌公者是沙門寶誌形
服不定示見無方于時羣小疑其神異乃羈之華林外
閣公亦怒而言曰亂戴頭亂戴頭各執權軸人出號令
威福自由生殺在口忠良被屠馘之害功臣受無辜之
誅服色齊同分頭各驅皆稱帝主人云尊極用其詭詐

疑亂衆心出入盤遊無忘昏曉屏除京邑不脫日夜屬
續者絕氣道傍子不遑哭臨月者行產路側母不及抱
百姓懔懔如崩厥角長沙宣武王有大功於國禮報無
報酷害奄及至於弟姪亦罹其禍遂復遣桓神與杜伯
符等六七輕使以至雍州就諸軍帥欲見謀害衆心不
與故事無成後遣劉山陽灼然見取壯士驅虎器甲精
銳君親無校便欲束身待戮此之橫暴出自羣小畏壓
溺三不弔况復姦豎乎若默然就死為天下笑俄而山